

通志堂經解





論語集說卷第八

永嘉蔡節編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陳從並去聲見賢遍切

集曰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木器祭以薦肉者俎豆皆禮器絕乏也糧食也興起也固窮謂固守其困窮也濫猶泛溢謂失其





所守也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  
伐之事與夫子之旨趣背馳夫子所以答  
之者則以己之所學不在此而在彼也俎  
豆雖有司之事然實禮之所寓而教之所  
由興至若軍旅之事則非君子之所當先  
者矣以其言之不合也故明日遂行焉去  
衛適陳絕糧而從者病子路之愠以為夫  
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夫子答以君  
子小人皆有窮時特君子能固守而小人  
則濫溢而為非矣

本註疏河南尹氏南  
軒張氏晦菴朱氏說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女音汝識音  
志與並平聲

集曰子貢之學博矣夫子欲其知所歸也  
故設為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之問以發  
之子貢方信而忽疑蓋其學之所積至是  
將有得也意其於一事一物之中亦知夫  
理之各有攸當特未知眾理本一理耳故  
夫子以一貫告之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  
其所謂貫則是理行乎事物之間而無有  
不通者也

晦菴朱氏節謂一事一物莫  
不各有當然之理然眾理本一



物理也能即其理而求之則雖事事  
物物之萬殊而亦無所不通矣

范震生

又曰夫子於曾子不待問而直告之以  
一貫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  
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亦終不能如  
曾子之唯也二子所造有淺深夫子告  
之之意亦異於參也則以道言所以達  
其至於賜也則以學識言所以迪其歸  
各當其可而已

河南尹氏  
南軒張氏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

集曰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

晦菴  
朱氏

知者

如飲食之知味也

南軒  
張氏

夫子每言吾未見

好德如好色者也今又曰知德者鮮矣蓋

謂人非但不能好德而能知德者亦鮮也

惟其知之鮮故好之者未之見也若誠有

以知之則亦誠有以好之矣

槩山  
黃氏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  
大音扶

節釋曰無爲言不待有所作爲也恭己正

南面言德容之盛無愧於居天子之正位

也獨舉舜以爲言者舜紹堯之後法度彰



禮樂著盡循堯道任五臣之賢此其所以  
能無爲也夫舜亦何所爲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  
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行篤敬之行不篤敬之行並去  
聲貊七百切參七南切夫音扶

集曰蠻南蠻貊北狄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萬二千五百家爲州行字猶曰不行於妻  
子之行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矣言與我

相參也與車輿也倚依也衡軛也紳帶  
之垂者書諸紳以示不忘也子張問思  
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諸其身而言之言  
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以是而  
行雖之蠻貊可也反是則州里尚不可行  
況蠻貊乎參前倚衡言於忠信篤敬念念  
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而未嘗相離一  
言一行自然無非忠信篤敬夫如是而後  
可行也註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伊川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



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卷音

集曰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鱮如矢言直也

卷收也懷藏也晦菴朱氏史魚可以謂之直而

已然知伸而不知屈未盡君子之道若蘧

伯玉則能因時而屈伸故謂之君子南軒張氏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

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集曰可與不可非知者孰能審之南軒張氏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集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非義無

行也夫是謂之志士龜山楊氏仁人則成德之

人也仁者心之德求生以害仁則身雖存

而心之德亡矣殺身以成仁則身雖死而

心德之全天理之正浩然充塞乎天地之

間夫孰得而亡之哉仁人之於仁如飢食

渴飲然也志士之於仁亦能擇而處之矣

二者地位雖不同要皆知所取舍故求生

害仁所必無也殺身成仁則有之矣言有

者亦可見仁者未必皆殺身也本晦菴朱氏南軒張



氏說伊川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集曰器利則事善所事者賢所友者仁南

張氏賢以行言仁以德言輔仁之器孰利於此龜山

夫子所答為仁之資而已伊川程子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音輅

去聲路遠

集曰行猶用也邢氏夏時謂以斗柄初昏

建寅之月為歲首也是月也得四時之始

萬物初生之候故特有取焉晦菴朱氏曰

關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

正商以丑為地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或曰

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

猶潛於地中而未始有見其發生之功也

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

德在木而春氣應焉以言乎天地則生物

之功著以言乎人則作事之序明故以為

一歲之首焉此孔子所以有取於夏時也

輅者大車之名商輅木輅也周人飾以金

玉則過於侈不若商輅之為質也邢氏曰

明堂位

通志堂

論語集注卷八



曰大輅殷輅也鄭氏云大輅木輅也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時已有之制度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文而不以為過也韶舜樂名取其盡善盡美也鄭聲鄭國之音也佞人諂巧之人也放謂屏去之也遠謂斥絕之也淫亂也殆危也夏時商輅周冕韶樂此夫子斟酌四代帝王之制而從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然法度禮樂猶是也所以不能常保其治而亂亡隨之者鄭

聲佞人有以惑其耳目而蠱其心志也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禮樂可以興行而無斁矣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集曰先事而為之慮遠慮也事至而後憂之近憂也用之陳氏 惟遠慮者可以無近憂上蔡

謝氏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並去聲

節釋曰夫子前既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是猶幸其或見之也今又言已矣乎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至是以其終未  
得見之故重爲之歎息云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  
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  
與立之與如字

集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  
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也  
晦菴宋氏非  
其有而有之故曰竊位天位也當與賢者  
共之不可私而有也臧文仲居大夫之位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薦之與並立於朝  
是竊據其位者也

漢上  
朱氏

節釋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升諸公  
夫子謂之文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  
不與立夫子謂之竊位二子之設心蓋  
有爲國爲己之不同也若文仲者有愧  
於文子多矣後之事君者宜以文子爲  
法文仲爲戒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

集曰躬身也

邢氏疏

人所以多怨者以不能

自反而責望於人者厚也誠能薄於責人  
而厚於自責焉則怨自遠矣

漢上  
朱氏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栢臣

集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故不曰如之何若至於已然橫流極熾無可奈何之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河東侯氏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聲慧胡佳切

好去

集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才知之私而已羣居之益為夫講習於義理也若終日

之間不求為義理之歸而相高以私知言行如是是難與共處也苟與之共處久則俱化矣

本南軒張氏說晦菴朱氏曰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欺偽巧詐之機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

節釋曰君子所以制事者義而已故以義為體禮以行之所以節此也孫以出之以和此也信以成之所以實此也四者具故曰君子哉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此曰義以為質蓋以制事而



言則以義為體合敬義而言則以敬為體義為用讀者詳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集曰病猶患也邢氏人之病在不修己而

好求人知故每言此以誨人也成都范氏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集曰疾猶病也沒猶盡也稱謂見稱於人

也何氏名者所以命其實也有實必有名

君子學以為己雖不求人之知然沒世而

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矣故君子疾諸

南軒張氏  
成都范氏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集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

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

日肆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南軒張氏

又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

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

然所以求之者亦反諸己而已矣三者

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此亦記言之意

龜山  
楊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集曰矜矜莊也

包氏註

矜莊以自持則易以

岳海

不和而失於爭羣居而相與則易以有比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濟之以和故雖矜而不爭君子非與人同也待物平而行之以公故雖羣而不黨唯敬者能處此而勿失也

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集曰言雖是而人則非故人不以言而舉者知人也人雖非而言則是故言不以人而廢者知言也

石林葉氏  
岷隱戴氏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集曰學貴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夫子恕之一言是乃求仁之方也

河南尹氏

推已

之心以及物其爲用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晦菴朱氏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譽並平聲

集曰毀者惡未至此而過詆之譽者善未及此而驟稱之

南軒張氏

斯此也三代夏商周



也直道無私曲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言我之

於人何所毀而何所譽乎其或有所譽者

亦必有所試以驗其實矣今此之民也即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吾安得而容

其私哉朱氏曰聖人樂道人之善惡稱人

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

亡矣夫扶夫音

集曰有馬者借人乘之此史之闕文也夫

子謂始時猶及見此今則亡之無復古意

矣惜其以私見去之也璧山黃氏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集曰巧言之亂德以其不本於誠實也小

不忍之亂大謀以其輕發於血氣也故迪

德者以謹言為先當大事者以懲忿為本

南軒張氏

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集曰天下之善惡有若黑白之易明者眾

之好惡固所同也然陳仲子之廉康章之

不孝眾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必察也取



於衆而察於獨善惡斯無遁矣

南軒張氏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集曰弘者廓而大之也人心有覺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晦菴朱氏

節謂夫子斯言蓋欲人以道爲己任爾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集曰過而能改則其過亡矣若過而不改則其過常存斯爲過矣

南軒張氏

節謂夫子斯

言豈曰有過而未謂之過必待不改而後謂之過邪蓋以過者人之所不免知過而

必改則爲可貴耳此所以誘夫人勇於改過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集曰學與思常相須此非以思爲無益也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先之則無益耳蓋學而後思則其思也有畔故思愈精而學愈明若不學而徒思祇見其汗漫而無所依據矣故曰不如學也即已而言所以教也

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  
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切

節釋曰謀者有所思為也餒飢也此言君  
子當以謀道為心而不當以謀食為心以  
謀食為心譬之耕者本以求食也然歲有  
凶荒而餒存焉則有時而不得食矣以謀  
道為心雖非所以求祿也然修其天爵而  
人爵從之學之既充鮮有不得夫祿者由  
此言之則君子之所憂者在不得乎道而  
已而貧非所憂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  
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  
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知去聲  
涖力至切

集曰涖臨也謂臨民也動之謂動民也猶  
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晦菴知及仁守莊  
涖動禮為政始末伊川程子節謂此言政理也  
知及之所見明徹也仁守之所行堅定也  
莊以涖之則表儀正矣禮以動之則風化  
形矣知及之固有以得夫為政之理仁不



能守之則必失之矣知及之仁能守之則理明而政立矣然臨民者不以莊則民慢其上而政不行矣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固足以爲政矣然動民者不以禮而民未至於化焉則亦非政之善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節釋曰此言君子小人之知識器量也君子之知識器量恢廣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之器量知識淺狹故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集曰甚猶過也蹈猶履也

耶氏疏

節謂人非

水火不生活則水火固不可一日無也然仁人心也是心其可一日無乎一日而非水火不過口腹有飢渴之害而已一日而非仁則失其本心而不足以爲人矣此民之於仁所以甚於水火也又況水能溺火能焚雖能以養人亦能以害人仁之所以



異於水火者以其有以成乎人而無所害乎人也故蹈水火而死者吾見之矣蹈仁而死者吾未之見也亦何憚而不肯為仁乎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集曰當仁以仁為己任也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者也至於仁則己之當為雖師在焉亦且不讓此蓋言為仁之急也

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集曰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小信也貞於義則信在其中若但執夫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

南軒張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集曰食祿也後其食謂以食為後也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食非所計也若曰食焉而已遑恤其事則失事君之義矣

本南軒張

氏說

子曰有教無類

集曰所稟之質雖有不同然未有善惡之



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彊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故曰有教無類

類

南軒張氏

東溪劉氏曰天地不擇草木而雨露均焉聖人之教亦猶是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

節釋曰道同則可相為謀矣道不同其所趨異也所趨者異則我之不能為彼謀亦猶彼之不能為我謀也烏在其相為謀哉子曰辭達而已矣

集曰辭辭章也辭取其達意而止過是則

徇於辭而反害於理矣

南軒張氏勉齋黃氏曰其曰達而

已矣亦非通於理者不能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

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見賢遍切道與之與平聲

相去聲

集曰師樂師冕名蓋瞽者也某某人也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師冕之見夫子以其瞽而無所見也故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



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之人子張  
見而問焉夫子語以相瞽者之道當如是  
爾聖人豈作意而為之哉亦曰盡其道而  
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  
心省察如此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

又曰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  
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  
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  
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  
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

為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造次  
顛沛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  
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隨形  
蓋無往而非是矣南軒  
張氏

季氏第十六 凡一十  
三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  
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  
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  
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  
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

顓並音專與並平聲夫顓史之夫今夫之夫與

疾夫之夫大如是之夫並音扶任平聲焉於虔切相並去聲兕徐履切柙戶甲切櫝音獨費音

上祕舍聲

集曰顓臾國名魯之附庸也無乃乃也爾汝也夫子指季孫也周任古良史也陳布也列位也相家相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周任之言也兕野牛也柙檻也龜大龜也玉寶玉也櫝匱也固謂城郭堅完也費季氏之私邑也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寡謂土狹民少也貧謂財用不足也均謂君



臣上下各得其分也安謂上下相安也和  
謂上下和睦也傾傾覆也分崩離析謂公  
室四分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門內之屏  
也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謂伐之也由求爲  
季氏家臣故以告孔子孔子首呼求以責  
之豈求在季氏之門爲用事者邪蒙山在  
魯地之東故曰東蒙先王以是封顓臾使  
主其祭又在魯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  
社稷所恃以存者故曰社稷臣非季氏所當伐也求實爲  
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引周

任之言謂陳其材力以就其列位苟不能  
則當止也爲人之相不扶其顛而持其危  
則安所用之吾二臣不欲之語求之言過  
矣譬如虎兕在柙而逸龜玉在櫝而毀典  
守者安得而辭其責哉旣曰夫子欲之吾  
二臣者皆不欲也所以自解者至矣又曰  
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其情終不能掩  
也託爲慮患之辭以蓋夫貪利之說此則  
君子之所疾也有國有家者非土狹民少  
之爲患患上下之不均爾非財用不足之



為患患上下之不安爾上下之分定則均

而和而安矣均則不嫌於貧和則不嫌

於寡至於安則無傾覆之患矣

東溪劉氏曰均則無

貧不必利顓臾之有以爲已富也和則無寡不必兼顓臾之上地人民以爲已益也

安則無傾不必去顓臾內寧則外自服就

使有不服者則當修文德以來之於其來

也則亦安之而已此為國家之常道也由

求相季氏如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如邦分

崩離析而不能守方且相與謀動干戈於

邦內以逞其欲夫季氏魯卿也瘠公室以

自肥不均不和而內變且作矣求徒知夫

顓臾為季氏子孫憂而不知其禍將起於

蕭牆也伐顓臾之事則專責於求相夫子

之事則併由責之蓋為季氏計者求也至

於不能勉季氏以道則由亦不能逃其責

矣

本註疏南軒張氏晦菴朱氏東萊呂氏武夷吳氏說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

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集曰希少也

孔氏

陪臣家臣也

馬氏

國命

國之命令也不議言無非議之者也

邢氏

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

禮樂以明分征伐以討其不然天

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上得其

道則權綱在已而下莫敢干之也若上失

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

樂征伐將專行而不顧矣若諸侯可以竊

之於天子則大夫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

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其理之逆必至於

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於理

愈逆則其亡愈近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

大夫者政出于一也庶人不議者上無失

政則下無私議也

東溪劉氏曰天下有道在上者總其政而其咨

訪亦及乎芻蕘之賤當是之時民有公言而無私議天下無道大夫竊執國柄雖士

君子之言亦壅於上聞於是庶人始私相非議於下又其甚至於道路以目而天下

之情窮矣雖然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

以已為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

述夫天理而已矣

南軒張氏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



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故夫之夫音扶餘如字

集曰五世謂魯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逮及也四世云者自成公至定公則四世爾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微衰微也註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逮大夫而知三桓之子孫必微亦以其理勢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

起不奪不饜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也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乎此哉

南軒張氏曰晦菴朱氏曰

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又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疆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疆也而三桓以微何也疆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東坡  
蘇氏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並平聲  
辟婢亦切

節釋曰友直則無隱而有過必聞矣友諒  
則不欺而相與以實矣

嚴麓趙氏曰直者  
以義相正諒者以

信相  
與

友多聞則學博理明而可資以講貫

矣是皆有益於我者也便習熟也善能也  
便於辟則威儀之修飾也善於柔則容色  
之嫵媚也便於佞則言語之諂巧也是皆  
有損於我者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  
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  
矣

樂五教切禮樂之樂音  
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釋曰樂喜好也樂節禮樂則有進反而  
無銷放而不失其中和矣樂道人之善則  
有企慕而無媚嫉而惟見其宏裕矣樂多  
賢友則善言善行日接於前而有以輔成  
吾之德矣此其所以為益也驕樂以驕矜  
為樂也樂之則其志傲矣佚遊以佚遊為  
樂也樂之則其志荒矣宴樂以宴安為樂



也樂之則其志惰矣此其所以為損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集曰君子有德位之通稱龜山楊氏愆過也躁

謂躁急不安靜也隱謂隱匿不盡情也註

瞽無目者也晦菴朱氏侍於君子或有問焉終

則對不問則不敢對各當其可而已言未

及之而言是未當言而先言也故謂之躁

言既及之而不言是所當言而不言也故

謂之隱顏色未相接而遽有言焉是又有

甚於躁者若無所見而妄發也故謂之瞽

三者皆不中節者也故謂之愆本南軒張氏說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

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少失照切

集曰或曰戒者心有所警省而禁制之謂

剛彊也得貪得也好色好鬪與貪得之心

三者皆血氣之勝也自少至老無一不在

所戒然各隨其血氣之盛衰而又有偏勝



者焉故夫子於此必表而出之也蓋男女  
 之欲惟年少者為最甚也少之時而以色  
 為戒以其血氣之未定也年既壯而血氣  
 剛矣則易為勇力之所使故其所戒則在  
 於鬪至於老而血氣衰矣色與鬪無足逞  
 矣日暮途窮憂感百集則貪求苟得之心  
 勝矣故其所戒則在於得焉成都范氏曰  
 聖人同於人  
 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  
 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  
 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  
 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  
 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  
 言

集曰畏者嚴憚之意侮戲玩也晦菴  
 朱氏天之  
 命我者是理也則奉若之而弗敢失大人  
 盡乎是理者也則尊敬之而弗敢易聖人  
 之言當乎是理者也則佩服之而弗敢違  
 然是三言皆主於畏天命小人不知是理  
 之所在則反是而莫之畏也天命且不知  
 畏其狎大人侮聖言宜無所不至矣本南  
 軒張



氏說 岷隱戴氏曰畏者進德之機也人唯無所畏也而後動於惡故小人為不善者必先慢天忽人不有聖賢之語然後得以自便其私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集曰困謂病於有所不通也孔氏生知者

天稟全粹不待學而知義理也其次則必學而後知又其次則困而後反於學困而學雖在二者之下然其至則一也若困而不之學則是自暴自棄斯為下愚矣此章所以勉人學也南軒 張氏

又曰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之及其知之一也此勉夫困而之之為上也此章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此戒夫困而不學者之為下也聖人之於人或勉之或戒之皆導之以歸於善其言各有當也成都 范氏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

集曰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晦菴朱氏溫和易也恭莊肅也忠者中心之誠然也敬者敬其事而不敢忽也疑者心有所未安也問者求以釋其疑也難者患難也忿思難則必懲其忿矣義者宜也見得思義義所不當得則不敢以苟得也白石錢氏九思各專其一伊程子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之所由充而人欲之所由遏也南軒張氏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

之於既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此收之於暫則多見其紛擾而無力矣

之謂思誠上蔡謝氏

節釋曰視聽言貌思五事之目也此章以思為四者之主又加以色之與事疑之與忿兼見得而為九思其示學者省察體驗之功益密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探吐南切  
與平聲

節釋曰探試也馬四匹曰駟首陽山名見善如不及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也爲善之不勇去惡之不力中人皆然也夫子謂吾固見其人矣亦嘗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志於求仁者也行義以達其道行吾得爲之義以達夫當然之道於天下後世者也此非立志剛信道篤不以窮達死生累其心者不能也夫子謂吾固

聞其語矣而未見其人也夫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求之於今則齊景公其人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之於今則未見其人求之於古則伯夷叔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用善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正而幸公室之僅存嗣君不之定而幸嬖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是以雖居諸侯之位擁千乘之富其沒也曾無一德之可稱夷齊兄弟遜



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  
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  
心之安而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  
民到于今稱之即是以證是語故曰其  
斯之謂與然景公達而在上者也夷齊窮  
而在下者也夫子論夷齊之事而必以景  
公對言者蓋所以明夫君子之得行其道  
初不拘於富貴利達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  
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吳正順號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  
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  
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  
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亢並音剛  
遠去聲

集曰伯魚孔子之子鯉也子指伯魚而言  
也有異聞謂聞於孔子也嘗獨立謂孔子  
獨立之時也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  
立此孔子之言也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  
疎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  
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亦先之以學詩次



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

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

其節而後能立也

晦菴朱氏曰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

一

能言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

如此陳亢以伯魚為孔子之子故有異聞

之問及聞詩禮之對又以為聖人之遠其

子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味伯魚答

陳亢之辭氣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

本註

疏南軒張氏說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集曰夫人君夫人尊之之辭也小童寡小

君自卑之辭也春秋之時名不正者多矣

記於此者亦正名之一也

東萊呂氏

論語集說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說卷第九

永嘉蔡節編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  
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  
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  
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歸如字好知並  
去聲亟去吏切

集曰陽貨名虎季氏家臣歸遺也豚豕之  
小者時其亡者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



也塗道也註疏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任其

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機之會

諾應辭也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陽貨嘗

囚季威子而專國政欲見孔子而用之孔

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其家而往拜其門故矚孔子之亡而歸之

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晦菴朱氏在禮當

往拜則烏得而不往時其亡者不欲見之

也遇諸塗則有不得避焉懷寶而迷邦誠

不可謂之仁好從事而亟失時誠不可謂

之知夫子亦未嘗不欲仕也特非其道則

不可耳貨三問而應之如響彼蓋不可與

言者故不申己之意而遜辭以答之然言

雖遜而理未嘗枉也南軒張氏朱氏曰

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不欲見也

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

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

言之孫而亦無所詰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節釋曰性相近云者兼氣稟而言之也一

性之理天之所命者本無爾殊然氣之所

稟則不無清濁而理之所受亦不無淺深



其相去初不遠也所以遠者習有善惡之異耳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節釋曰上知生而知之者也下愚困而不學者也上知固得於生知然亦學而充之也既爲上知則不復爲下愚矣下愚本非其性然也惟其氣稟既濁又自暴自棄而不知學則所習愈下安於下愚而不能爲上知矣唯之爲言獨也中人則可上可下唯此二者不能移也不移云者亦自其習

而言之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莞華版切焉於虔切易去聲戲香義

集曰弦琴瑟也莞小笑貌君子小人以位言也戲謔也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夫子入其邑聞邑人弦歌之聲莞爾而笑蓋喜之也治雖有大小而道之用則一牛



刀割雞之喻言治小邑何必用大道蓋反其言而戲之耳君子學道則知為上治人之理故能愛人小人學道則知為下事上之理故易使也及子游以是為對夫子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以解二三子之惑亦可見子游能尊其所聞而以道為教者矣

本晦菴朱氏成都范氏說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費音秘召並直照切說音

悅夫音扶

集曰公山弗擾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畔謂背其主也末無也兩之也之字俱訓適已止也徒猶空也邢氏公山弗擾為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威子據邑以畔夫子以其召而欲往子路不說以為無所之也則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夫子言其召我者亦豈徒然必其有悔過自新之意也自周之東君臣上下之分日以陵夷諸侯逼天子大夫制諸侯而陪臣畔大夫皆



東周之為也如使夫子得用必以正名為

先固將反東周之為而復西周之舊豈肯

使公山弗擾為東周之事乎言此以釋子

路之疑也

本南軒張氏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

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

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任汝鵠切

集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則心存而理得公

平而周徧矣所以為仁也恭則不侮人故

人亦不侮之寬則能容人故人亦歸之信

則不疑故人為之任敏則不滯故事以之

立惠則人懷之故足以使人此又言其效

也

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成都范氏說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

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

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

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

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音彌肸許密切召直照切磷力刃切涅乃結切焉於虔切

集曰佛肸晉大夫趙氏中牟宰也親於其



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言不入不善之  
黨也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皁緇黑  
色皁瓠也註疏節謂佛肸召子欲往豈非以  
其有悔過自新之意乎聖人之心天地之  
心也萬物苟有生意天地所不絕也不入  
不善之黨夫子固嘗有是言然堅者磨之  
而不磷白者涅之而不緇夫子亦未嘗不  
以是爲言也子路但知亂邦之不可入而  
不知聖人無入而不可亦猶堅白之不可  
磷緇也龜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  
無入而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

於磨涅其不磷緇也幾希上蔡謝氏曰  
磨而不磷始可謂之堅涅而不緇始可謂  
之白蓋不如是聖人生於斯世志在於行  
不足以為聖人道以濟時豈若匏瓜之爲物徒繫之而不  
可食乎

又曰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召夫子皆欲  
往而卒不往何也其欲往者以其有是  
心至不欲絕之也卒不往者以其不足  
與有爲也樂山黃氏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  
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



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女音汝語好知並去聲蕩徒浪切

集曰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

邢氏疏

居吾

語女以下夫子之言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使子路還坐而告之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遠而無所止賊害也絞訐也亂作亂也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晦菴朱氏

學所以明善也

不知學則惟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爲

善也好仁不好學則徒欲博愛而不知所施之當然故其蔽愚好知不好學則過用其聰明而不知要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固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爲達德善行無學以明之則各有所蔽而爲德行之累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



室而蔽矣

南軒張氏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

扶夫音

集曰小子門人也莫不也

邢氏疏

詩吟詠情

性善感發人使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知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盡人情物態之微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

上蔡謝氏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邇

之事父遠之事君舉其重者言也能盡臣

子之道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可者多識於

鳥獸草木之名言亦可以博物

橫渠張子

學詩

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晦菴

朱氏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

集曰周南召南詩首篇名二南人倫之本

王化之基也女爲周南召南蓋欲伯魚體

二南之道而行之也夫欲治國平天下必



自修身而齊家始苟不爲周南召南自然推廣不去亦猶面牆而立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也

明道程子河南尹氏晦菴朱氏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集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是禮之本主於敬而樂之本在於和也若捨其本而專事於玉帛鐘鼓之間夫豈禮樂之謂哉蓋得其本則是物皆吾情文之所寓否則特虛器而已

庵晦

朱氏成都范氏南軒張氏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與

荏而審切窬音俞與平聲

集曰荏柔也穿穿壁窬窬牆

孔氏註

外爲莊

嚴而內本柔佞猶小人之有盜心而外飾

非盜之狀欲以欺人則一也

勉齋黃氏東萊呂氏曰

小人之爲不善有不知其非而爲之者唯穿窬之盜則明知其非而爲之將以掩人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集曰所至之鄉推原人情而爲意以待之



故曰鄉原

毗陵周氏

節案孟子萬章曰一鄉皆

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

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廉潔眾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蓋以其似德非德

而反有以害夫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集曰道塗皆路也

晦菴朱氏

道聽者泛聽於人

塗說者泛說於人皆非事實也德之所以

聚者以其心存而身體之也若道聽而塗

說徒以資口耳於德何有焉故曰德之棄

也

白石錢氏南軒張氏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

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下與字平

聲

節釋曰鄙夫之不可與事君言以祿位得

失累其心也未得則所憂在於得惟恐其

不得之也既得則所憂在於失惟恐其或

失之也始於患得則必終於患失然患失



之累又甚於患得是心苟切於中則凡可以持祿固位者將無所不至矣所以謂之

鄙夫也

致堂胡氏曰許昌斬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

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巳矣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夫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許而已矣

集曰疾生乎氣稟之偏

南軒張氏

狂者志願太

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

守太嚴廉謂稜角削厲忿戾則至於爭矣

愚者昧而不通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

妄作矣

晦菴朱氏

狂而肆矜而廉愚而直此古

者三疾學則可瘳矣今之疾與古異故曰

或是之亡也狂而至於蕩矜而至於忿戾

愚而至於詐則是世衰俗敝而習之益遠

蓋難反也然困而能反於學亦聖人所不

棄也

張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今去聲鮮上聲

集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



之故又見於此成都范氏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並去聲覆芳服切

集曰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也

覆傾敗也晦菴朱氏利口之人紊亂事實以是

為非以非為是以邪為正以正為邪人君

苟為所惑則邦家之覆不難矣成都范氏或曰

夫子疾利口之覆邦家者故引紫之奪朱

鄭聲之亂雅樂以為之比類蓋似是而非

者有以惑人之視聽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然利口之人其初不過欲求容悅而已至其終則有覆邦家之禍此堯之所以畏巧言舜之所以聖讒說也與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集曰述傳述也言所以明理聖人恐學者但求之於其言故有予欲無言之歎所以發子貢之問也四時行百物生天理之流行發見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一動



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若天而已此

即夫子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

再曰天何言哉其啓子貢深矣本南軒張氏晦菴朱

說氏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集曰孺悲魯人

何氏註

雜記哀公使孺悲之

夫子學士喪禮則孺悲嘗事夫子矣夫子

之門來者不拒其不見者必有爲也

武夷吳氏

取瑟而歌使之聞之以示其非疾也此孟

子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乃所以深教之也

樂山黃氏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

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

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

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

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

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

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期並音替鑽祖官切燧音遂夫並音

通志堂



扶衣去聲女並音汝上  
三樂字如字下音洛

集曰期周年也崩亦壞也沒盡也升登也  
燧取火之木也女安則爲之夫子之言也  
旨亦甘也予宰我也懷抱也宰我言父母  
之喪至於一期則已爲久矣恐在喪三年  
不爲禮樂而禮樂必崩壞也舊穀既沒新  
穀既升鑽燧改火言暮年則天運一周時  
物皆變喪及此亦可止也句石錢氏曰登  
穀於秋出火於  
春皆期食稻衣錦於女安乎夫子所以責  
之朱氏曰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衣衰既  
葬疏食飲水受以成布斯而小祥食菜

果練冠練緣要經不  
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宰我自以爲安夫子  
又言君子之居喪不甘不樂不安者以發  
其不忍之端漢上朱氏曰君子之居喪也  
中心之哀有以勝之故口之  
於味耳之於聲四失其常再言女安則爲之所  
以深責而痛絕之也宰我既出夫子懼其  
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  
之以不仁又推原人子之於親喪必三年  
之故使之反而思之而終能得其本心也  
本晦菴朱氏說成都范氏曰喪雖止於  
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  
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  
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



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改而反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集曰博局戲也奕圍碁也賢猶勝也已止

也邢氏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惡之所由生也博奕固非所宜爲然

其爲之而意專乎比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爲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

長惡爲可畏耳非教人以博奕也南軒張氏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

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集曰上二君子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以

位言也尚上之也晦菴朱氏夫子之云非以勇

爲不足尚欲子路知所以勇也義以爲上

則爲其所當爲而勇固在其中矣尚勇則

徒知勇之爲務或至於犯義者有之君子

則亂小人則盜也子路好勇故夫子以義

告之所以救其失也上蔡謝氏南軒張氏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



而室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

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惡並去聲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

集曰訕謗毀也孔氏室室塞也馬氏抄人

之意以為己有曰微加諸人曰不孫發人

之私曰訐孔氏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

無惡矣子貢有是心也故問以質其是非

稱人之惡則近於浮薄居下流而訕上則

近於悖逆勇而無禮則必為亂果敢而室

則必妄作此君子之所惡也下曰字夫子

叩子貢也惡微以下乃子貢之言也微似

知不孫似勇訐似直皆欺世而亂俗者子

貢所以惡之朱氏木龜山楊氏晦菴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集曰女子小人之情其望於人者無有紀

極近之則狎侮生遠之則猜嫌起故難養

也楊氏聖人患之為世立戒使夫有國有

家者不昵不惡惡去聲則庶乎其可矣林氏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集曰終止也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

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曰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

微子第十八凡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節釋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也箕子爲父師比干爲少師皆紂之諸父也奴囚奴也詳味微子一篇微子所以告父師少師者有曰我其發出

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謂我憂商家之亡正如狂疾之人在家耄亂置身無所欲遜于荒野以寫我憂而爾何以教我邪父師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謂王子殷王之元子宗祀所係王子之出乃合於道我舊日曾言王子可立今反爲王子之害若王子不出則疑及於我我雖欲彊諫恐必至顛隳而無救於商家之亡也由此觀之微子之去不特以成箕子之諫要亦



以存宗祀爾箕子諫而為紂所囚比干諫而為紂所殺或去或囚或諫而死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至誠懇惻拳拳於愛君憂國者則同此一心也夫子發明其心以詔後世無所優劣而均謂之仁者以其曲盡夫人道而克全夫天理也

張氏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其死也非沽名其生也非懼禍其引身以求去者非自利以忘君也仁之

所存三子其盡之矣

又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

三仁焉知此五人之為仁則知仁矣

河東侯氏延平李氏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並去聲焉於虔切

集曰士師典獄之官黜退也去者去而之他國也枉曲也

註疏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未嘗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夫豈苟於徇物哉

晦

朱氏東溪劉氏曰柳下惠以和名於世者也至為士師三黜而不變其道曰直道



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使之少貶豈有是哉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節守也三公尚不能易而況士師乎然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閤降志辱身而不以為屈彼顧自謂有直以行乎其間是以不屑去也

又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雖父母之邦可以去則亦去然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

惠異矣

南軒張氏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集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君待之之禮極隆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欲待孔子以二者之間夫計量所以待之之輕重是與孔子事道之意已違矣況又發為不能用之言乎此孔子所以去之

孔氏註南軒張氏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音朝

潮

集曰季威子魯大夫名斯案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

晦菴朱氏

孔子於季威子見行可



之仕也受齊女樂而不朝則不足與有行

矣雖禮貌未衰猶將去之況齊以此為閒

乎此所以見幾而作也故孔子行本龜山楊氏說

東溪劉氏曰齊人以女樂閒孔子微

故行然猶待於臆肉之不至孟子謂以微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

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

言辟音避

集曰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已止也而語助

辭殆危也孔子將適楚接輿歌而過孔子

車前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蓋借以比孔

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之衰也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言今尚可隱也已而已而

勸止之之辭今之從政者殆而言世亂不

可救當時之從政者亦將危殆也接輿知

尊孔子而趣之不同孔子欲告以出處之

意彼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本晦菴朱氏說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

沮曰夫執與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



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  
 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  
 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七余切溺並乃歷切夫執與者之夫音扶孔丘與孔丘之徒與之與並平聲餘如字伯吐刀切

集曰長沮桀溺隱者也二耜為耦並二耜而耕也津濟渡處執輿謂執轡在車也子

路本為御既使問津故孔子代之而執轡也滔滔流而不反之意易者撥其亂而反之正也耰覆種也輟止也憮然猶悵然也二子蓋以隱遁為高者也夫子使子路問津焉意亦有在矣長沮言夫子自知津處蓋譏夫子周行天下之已久也桀溺則以為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而易之言其徒勞耳辟人之士謂孔子也言道不合而後去也辟世之士桀溺自謂也言舉世不得而親之也其意蓋謂子路之從夫子



不若從己之為得也夫子憮然者以其不  
 喻己意也夫鳥獸不可與同羣當與斯人  
 為徒耳以天下之無道也故欲從而易之  
 使天下而有道則亦無事於易矣必如桀  
 溺之意以其無道而辟世則將去人之類  
 與鳥獸同羣而後為可耳

本註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橫渠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  
 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

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  
 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  
 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荷胡可切蓀徒弔切植常職切食音嗣見其二子之

見賢通切見之如字長上聲

集曰丈人老人也蓀竹器也夫子孔子也  
 植立也芸除草也大倫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朋友是也子路隨從夫子行不相及而  
 獨在後故問夫子於丈人丈人之對謂吾



但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而已安知孰  
 爲夫子乎子路拱而立蓋知其爲隱者而  
 敬之也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以食之  
 而見其二子焉亦知子路爲孔丘之徒而  
 親之也二人相得於語默之間如此觀丈  
 人之盡禮於子路疑若非遂與世絕者見  
 其二子則知有長幼之節矣夫子以是知  
 其可與言君臣之義也故使子路反見之  
 至則行矣蓋欲匿其聲跡也子路所言殆  
 述夫子之意云爾義莫大於君臣故以主

於不仕爲無義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夫  
 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  
 身而不知亂大倫之有害於人道也君子  
 之仕豈爲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  
 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  
 以已者也本註疏晦菴朱氏龜山楊氏南軒張氏說朱氏曰道雖有窮有通而義則不可以已也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

又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爲通  
 故溺而不止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



中庸者為難唯聖人之或出或處要各

當其可焉耳成都范氏夫子之下車於接輿

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反見乎荷蓀

丈人豈不欲引而至於道乎四子者方

守其一介之行而不可回故亦終於素

隱而已矣河南尹氏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

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

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

於是無可無不可少並去聲與平聲中並去聲

集曰逸民遺逸之民也虞仲即仲雍朱氏曰虞

仲為仲雍之後未詳孰是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

夷人晦恭朱氏降卑下也中猶當也倫義理之

次第也慮思慮也放猶肆也無可者不以

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七

人者皆為逸民而其立心造行則有淺深

之不同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

節高矣柳下惠少連嘗降志辱身矣然言

不違理行無越思猶有此可取耳故曰其



斯而已矣虞仲夷逸嘗隱居放言矣然其  
持身也清而不汙而其退而廢也權而適  
宜至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  
者矣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故仕止久  
速無不得其可焉若七子者未免以可不  
可為主故孟子所願則學孔子本南軒張氏永嘉何氏說何氏曰降志辱身與隱居放言同非聖人所甚取至若吏齊其節高矣然使後之人一於高則亦不可以為萬世法而無弊者其惟聖人之時乎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

磬襄入於海

大音泰飯並扶晚切繚音了鼗徒刀切少夫聲

集曰大師魯樂官之長名摯亞次也亞飯  
三飯四飯皆樂章名古者天子諸侯每食  
必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  
干三飯樂師名繚四飯樂師名缺擊鼓者  
名方叔播鼗鼓者名武播播也鼗小鼓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少師樂官之佐名陽擊磬者名襄  
還自擊河河內也漢漢中也海海上也註或曰周道衰賢者相招為祿仕仕於伶官者多矣  
是時樂失其次夫子自衛反魯嘗一正之



魯政益微三家僭妄鄭聲既熾女樂方張  
先王遺音厭棄不省矣自大師而下皆不  
得其職故相率而逃之夫子慮樂師去而  
遺音絕於是筆其所適之所於簡使後人  
知而求之則猶或有所考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  
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集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此伯禽  
之魯之時周公誨之之語也以用也先之  
以親親而後任大臣篤故舊器使羣才其

序如此施者謂施以刑也

左氏傳邢侯總

朝韓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子同  
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漢成帝憤刑

家彊橫亦曰今將一施之親親主恩故不當以刑而施

之也大臣欲行其道不可使之以不用為

怨也故舊不遺無大故則不棄之也人各

有所長故使人必器之而不可以求備也

詳味周公之語四事不同要皆誨之以忠

厚之道也

本晦菴朱氏藍田  
呂氏河南尹氏說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

季駟



集曰此記善人之富也

橫渠張子楊氏曰八人盡為

龜山

士之道者也

先儒以為周人八子觀其以伯仲

叔季名之疑出於一家矣

槩山黃氏

論語集說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集說卷第十

永嘉

蔡節

編

子張第十九

凡二十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集曰致猶委也已語助也見危則致命見

得則思義能決擇於死生義利之際也祭

則思敬喪則思哀篤於本也其可已矣猶

云若是其亦可以為士矣此特舉立身之

大者言之非曰士之行止於此而已也

晦菴



朱氏南軒張氏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

亡

焉於虔切亡讀作無

節釋曰此言人之於德執之不弘則得小而遺大人之於道信之不篤則一入焉一出焉故於道德或有或亡也方以為有邪則執德信道疑若有諸已矣方以為有邪則不弘不篤其所謂有特暫焉耳終亦必亡而已矣此其所以不能為有亡也

曰信道不篤則執德何由弘

明道程子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並平聲

集曰此章問與人交際之道也可交者則與之其不可交者則拒絕之此子夏之言也賢者則尊崇之眾人則容受之善者則嘉美之不能者則哀矜之此子張之言也

邢氏疏

子夏之言是初學擇交者也子張之



言是學已成而泛交者也

永嘉何氏曰初學

固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也成德固當如子張之言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不絕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去聲

集曰小道謂百家眾技也

邢氏

致遠謂達

之於用推之天下與來世也

南軒

泥不通

包氏

百家眾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

非無可觀也然不該不徧以之致遠則恐泥而不可行耳故君子不為也若夫通行

乎天下後世而無弊者其惟堯舜之道乎

本龜山楊氏說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作無好去聲

節釋曰所亡其所未有也所能其所已得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非志之篤者不能然此所以為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集曰仁人心也雖以學問求之實由志思

體之榮山黃氏學之博矣而能篤志問之切矣



而能近思心不外馳由是以進仁在其中

矣

東谷鄭氏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集曰肆謂市肆也

金陵王氏

節謂致如致人致

師之致百工居肆則朝於斯夕於斯其志勤矣其習專矣故能以成其事君子之於道亦猶是也念終始典于學道其有不可致者乎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集曰文謂飾之也

晦菴朱氏

君子有過則必改

小人有過則必文然小人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蓋亦不能

文也

檗山黃氏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集曰即就也儼者其容莊也溫者其氣和

也厲者其辭正也

鄭氏曰儼正也

望之儼然若

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中和發見自然如此君子不知其爲變也三變



者姑以是形容之耳

本南軒張氏說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集曰或曰厲猶病也謗猶毀也事上使下必誠意交孚然後可好逸惡勞民之情也惟懇切為民之意先有以信乎其民故其使民也而民任之蓋知其利乎我也喜順惡拂君之情也惟篤實愛君之誠先有以信乎其君故其諫君也而君聽之蓋知其忠乎我也苟民以為厲已而君以為謗已

是亦誠意未孚於平日之素耳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集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也

明道閑

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者也

晦菴朱氏

惟大德

不踰閑而後小德可以出入其一出而一

入終不離乎閑之中故曰可也苟大本之

不立而謂出入為可則是小人之無忌憚

而已

南軒張氏武夷吳氏曰子夏小德出入之言不能無弊讀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



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洒所賣切掃素報切別彼列切焉可誣之焉於虔切餘如字

集曰過誤也誣罔也卒終也註子夏教門人小子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此乃初學者入德之序言游哂之以爲所務者末而不能其本子夏辨焉謂子游之言誤矣君子之道孰爲可先而傳之孰爲可後而倦不傳但教之所施當有次第而不可以躐等也譬之草木之不齊猶有區以別之謂節

此區字如有字一區之區張氏所謂區分者是也況夫君子之道

苟不量夫學者所至之淺深而槩以其遠且大者驟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其可哉至若本末始終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

非初學者之事也

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集曰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又曰仕優則



學為已仕者言也學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

晦菴朱氏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集曰致者所以自盡也

南軒張氏

節謂子曰喪

與其易也寧戚記曰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主乎哀故致乎哀而止外此非所務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節釋曰子張之行過高而務實之功少故

子游云然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集曰堂堂虛驕之貌也仁人心也惟用心

於內者得之子張飾堂堂之容則務外自

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

也

本晦菴朱氏說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節釋曰自致者自盡其心也

晦菴朱氏曰致盡其極也

凡人於他事猶有勉強矯飾未必能自盡至於親喪則真情畢見無有不能自盡者



故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集曰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

獻子歷相三君賢大夫也其臣必賢其政

必善莊子自知不及其父能守之而不改

焉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不若此為難能

耳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朱氏曰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

父之惡爾惡得為孝哉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集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

曾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註疏先王之

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其

有不率教者然後齊之以刑亦未嘗不致

其哀矜之意也後世教養之道蕩然不存

民心無所維繫以至犯法非迫於不得已

則陷於不知也任士師之職者當思所以

使民至此是誰之過與如得其情猶可憫

也其可以為喜乎能存此心者則有以仁



乎斯民矣

本南軒張氏說治獄之官惟患不得其情爾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上惡字鳥路切下惡字如字

集曰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所趨喻夫  
人有汙賤之行亦眾惡之所歸也紂之不  
道可謂極矣其曰不如是之甚者言其始  
亦未至是唯置身於不善之地故天下之  
惡皆歸焉耳

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

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節釋曰食與蝕同日月虧曰蝕更改也仰  
謂望之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不事掩  
覆而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其明自若也故  
人皆仰之是以君子恥文過而貴改過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  
何常師之有

朝音潮道焉之焉如字餘於虔切識並音志

集曰公孫朝衛大夫

馬氏

識記也

晦菴朱氏或



曰文武之道所以未墜者以在人者考之  
可見矣大而道德禮樂小而名物度數賢  
者見其大不賢者見其小其識雖有大小  
之不同而莫不各有文武之道夫子從而  
學之如問樂萇弘問禮老聃問官名於鄰  
子至於入大廟每事問則祝史亦其一也  
惟善之主故亦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  
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

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語去聲 朝音朝

集曰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武謚也馬氏

註上夫子謂孔子下夫子謂武叔七尺曰

仞包氏子貢牆卑而室淺可俯而窺也夫

子牆高而宮廣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  
所有然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宜武叔之  
云然也蓋淺近者易見而高深者難識也

本晦菴 朱氏說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



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集曰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

阜曰陵

晦菴朱氏

節謂丘陵可踰而及日月之

高不可得而踰也毀之則是自絕也亦何損於日月乎叔孫武叔不知仲尼之不可及又從而毀之與自絕於日月者何異多見其不知分量而已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知道並去聲

集曰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階梯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也晦菴朱氏節謂子禽不知聖人而輕議之子貢以為聖人之不可跂而及



亦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其化功之神速如此生則天下尊之而極其榮死則天下思之以盡其哀如之何而可以及之也

堯曰第二十章

八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

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賁來代切任去聲說音悅

集曰咨嗟也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允信

也執守也中謂理也無過不及之名也

晦菴

朱氏終盡也以其德當天心故天之曆數在

爾躬非已之敢私也理至於中而止允執其中乃相傳之密旨也天之所以立君者凡以爲民而已若使四海至於困窮則天



祿亦為之永終矣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舜之命禹亦以是言林氏堯舜禹三

聖人之授受所守者一道而已建安游氏履殷

湯名稱小子謙辭也伊川程子曰曰玄牡

黑牡也殷尚白而用黑者未變夏禮故也

昭明也皇大也邢氏帝謂上帝后謂后土

林氏以一元牡告后帝者請桀之罪也成邵

人之有罪者誅之不敢赦也可臣於帝者

舉之不敢蔽也簡閱也言已之賞罰固已

簡閱於上帝之心不敢誣也林氏已有罪則

不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已此其

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南軒

張氏周頌賚之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

所以錫予善人也故此言周家有大賞賚

所富者善人而已林氏周親周家之親也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

又武王公天下之心也謹權量以下亦述

武王事張氏權秤錘也所以定輕重量斗斛

也所以定多寡朱氏權量者法度之所由

出也故先謹之法度審則紀綱定廢官修



則事無曠此政之所以行而無壅也興滅  
國不欲忘其先之功德也繼絕世不忍墜  
夫人之宗祀也舉逸民不使賢才之遐遺  
也是三者民心之所願而民望之所屬也  
龜山楊氏曰滅國絕世其先固嘗有德於  
民矣而民之不能忘也逸民亦民之望也  
因民之不能忘而興之繼之因  
民之望而舉之故天下歸心重民食則  
生者有所養而家給矣重喪祭則生者不  
背死而俗厚矣凡此皆為政之紀綱也寬  
故民有所措信故民願為之役敏故無失  
時之患公故能順天下之好惡四者政之

本也

張氏

節謂此篇所載堯舜咨命之言湯

武誓師之意以明數聖人禪繼征伐雖不  
同而其公天下以為心則一也其後歷叙  
武王制治之具立政之本又所以示後世  
之大法與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  
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  
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



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屏必邱切費芳味切焉於虔切令去聲

集曰屏除也

孔氏

因其所利而利之如制

之田產教之樹畜通工易事之類皆是也以此爲惠而何費之有南軒張氏擇可勞而勞

之以佚道使之也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

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而何怨之有

上蔡謝氏

欲者心有期欲之謂若近於貪矣惟

君子所欲者在仁而所得者在仁其心純

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亦何貪之有

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若近於驕矣惟君子

之心一主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小大而二

其心則其自處泰然而何驕之有胡氏威

而不猛非曰作威以使人之畏也正其衣

冠尊其瞻視以自脩而已然望其容貌之



儼然自有以敬而畏之耳而何猛之有張氏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

也賊者切害之意晦菴朱氏大司徒以五禮防

萬民而教之中故民不率教則附于刑者

歸于士苟不教而殺則虐也檠山黃氏士師以

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而懲怠慢先

事而約之然後可以責成苟不戒則彼不

知緩急之所向而遽視成焉則暴也大司

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

令蓋聚眾以警之垂象以曉之也謹於所

發而期於必行則民之應之也如響苟緩

於前而急於後不至則刑從之是賊民也

謝氏黃氏猶之與人當與則與之若但知

守出納之吝則是有司之事耳失人心而

召禍亂未必不由此故亦居四惡之一焉

尊五美屏四惡則政日新而無斁矣張氏

南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若此之備

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

知政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集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則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不能居其易以順其正其何以爲君子乎

胡氏禮

者身之幹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循其將何以立乎

南軒張氏

知言則邪正善惡無所辨別其將何以

人乎

晦菴朱氏

節案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以陷邪辭知其所以窮此知言也

遁辭知其所窮此知言也

論語集說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歲在戊子抵與二三學者講誦于長沙之家塾輒不自揆綴所見爲孟子說明年冬會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自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舟中讀舊說多不滿意從而刪正之其存者蓋鮮矣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撫卷而歎曰嗟乎夫子之道至矣微孟子其孰能發揮之方戰國之際在上者徒知以彊大威力爲事而在下則異端並作充塞仁義孟子獨以身任道從容乎其間其見於用則進退辭受無往而不得見於言則精微曲折無一之不盡蓋其篤實輝光左右逢原莫非天理之所存也使後之人知夫人皆可以爲聖人而政必本於王道邪說暴行無所



南華經卷之六  
遁其迹而人之類免於夷狄禽獸之歸其於聖門豈  
小補哉今七篇之書廣大包含至深至遠而循求有  
序充擴有方在學者篤信力行何如爾雖然予之於  
此蓋將終身焉豈敢以爲成說以傳之人哉特將以  
爲同志者講論切磋之資而已題曰癸巳孟子說云  
者蓋將斷此而有考於異日也乾道九年十月二十  
日廣漢張栻序



